

HUANGPUJUNXIAO
CUNSHIWENWUSHOUC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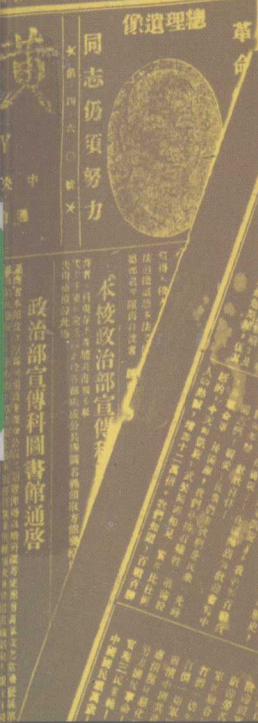
李学锋◎著



黄埔军校 存世文物 收藏



新之勞立號掛准特政郵市



解放军出版社

李学锋 著

黄埔军校存世文物收藏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军校存世文物收藏 / 李学锋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9.7

ISBN 978-7-5065-5827-3

I. 黄… II. 李… III. 黄埔军校—文物—收藏 IV. E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6312 号

书 名: 黄埔军校存世文物收藏

作 者: 李学锋

责任编辑: 舒秋劲

封面设计: 十亩·蔡天富

责任校对: 郭艳徽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1/16

字 数: 130 千字

印 张: 10.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5827-3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录

引子:世将无黄埔	1
开篇:以血洒红花 一盆育黄埔	4

徽章篇

桃之夭夭,烁烁其华	11
心头,那第一抹曙色	11
缩龙成寸是纪律	16
金佛庄胸前佩着什么?	18
教导团:“国军”祖宗的官佐标志	20

“中”字号之“铜桃子”	21
何来“校长陈芝馨”?	22
同学会的来世今生	24
临界线上的蝶变全程	27
堪叹这“一篮子毕业证章”	28
宝鼎,云麾,黄埔	30
人民军队第一章	31



高级班出了个黄公略	33
-----------	----

教材篇

传道授业，主义是从	37
《精神教育》——黄埔迄今最早的教材	37
蓝皮的！正宗的！	39
林林总总的军事教育大观	45

证书篇

一纸平生，身许心同	51
这代人名叫大浪淘沙	51
为老黄埔送终	53
南京正规“第一期”	55
一位东北帅哥的人生轨迹	57
小人物的全套“罪证”	63
第五期步科“黄”字号登记证	66
顾军长人生一刻	68
将军逃台后的会员证	70
“保安队”之黄马褂经历	71

同学录篇

同学同道，毋忘母校	75
名将如云共史册	75

“副主任 谢”和一群颠沛同学	78
前后三度“武汉分校”纪略	80
台湾来了个影印本	83

铜墨盒篇

武装生涯，翰墨年华	87
潮州分校的存世品	87
“黄金时代”终结纪念	89
堪叹那“武冈时期”	90
“宗南山”下“黄埔村”	92
好像是校长手迹	93
来上一出“拉郎配”	95
广州分校的“UFO”	96
这是个当年作业本	98

报刊书籍篇

民众先声，奋斗先锋	103
革命年代《革命画报》	103
黄字号杂志之王：《黄埔潮》	107
《黄埔日刊》知多少	109
几张《党军日报》	111
《黄埔季刊》创刊了	113
《军人魂》乱弹	114



给蒋总司令做个广告	115
徐向前会长讲话	116
几个题外的“善本”	119

布告印鉴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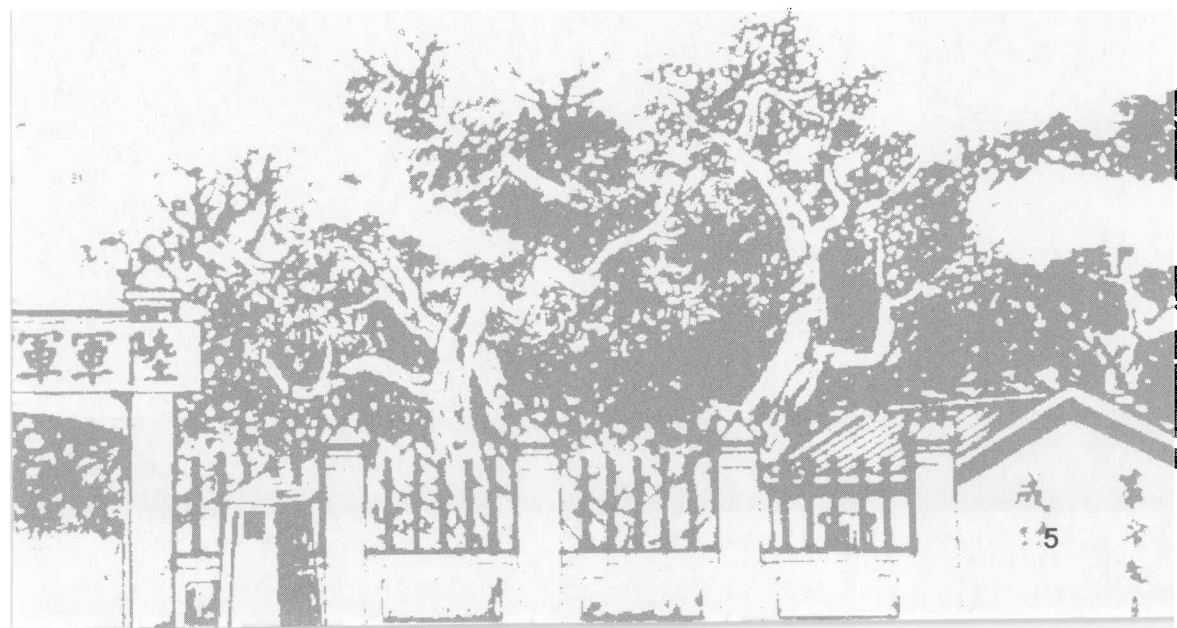
革命者来，于斯为证	125
网上搜来一枚“关防”	125
布告：“为培养国军初级干部起见……”	127
委员长亲赠照片	129
最早的师生，最后的合影	130
黄埔图腾：校旗飘飘	132
为黄埔军官造像	134

佩剑篇

尺许青锋，魂绕梦萦	139
十周年校庆的“横空出世”	139
毕业剑之“黄埔一期”(第九期佩剑)	141
从这里划“平战线”(第十期佩剑)	142
抗日战火中诞生的首届黄埔生(十一期佩剑)	143
见证蓬勃的武汉时代(十二期佩剑)	145
八千里路云和月(十三期佩剑)	146
军校进入成都时期(十四期佩剑)	147
大后方，竟有这样一所齐整军校(十五期佩剑)	148



风光无限的典礼(十六期佩剑)	149
黄埔到达巅峰时刻(十七期佩剑)	151
战争,正在相持(十八期佩剑)	152
见证胜利的应届生(十九期佩剑)	153
决战年月与“炮走火了”(二十期佩剑)	154
卜决命运的时候到啦(二十一期佩剑)	156
尾子:“双邓会”佳话之海峡畅想曲	158



引子：世将无黄埔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叫做广州。提起这两个字，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它那浓浓的商业气息。南国的都市，开放的前沿，在这个以经济论英雄的时代，这座城市也由此雄矗在国人的心目之中。于是太多的人，逐渐并且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个共同的认识缺位。他们已经看不见或者想不起这样的事实：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策源地，而且，就在这里，有过一座举世闻名的——黄埔军校。

80多年以前，灾难深重的年代，广州是满目黑暗中的一柄耀眼火炬，那时就已然涌现过一股举国瞩目的“南下”热潮。“到黄埔去”，便是当年热血青年的舍身报国之途，一个个由此注定彪炳青史的栋梁之材，跨进了那道标着夺人心魄之美的“陆军军官学校”字样的大门。于是，中国就是从这里开始改天换地，以至改朝换代。“这是革命的黄埔”！黄埔建军，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亦然，国民党靠五百黄埔学生起家平定天下，共产党最早的建军骨干，也是大批的黄埔师生。黄埔军校，自当是“中国”这个名义下的所有军人们心中共同的圣殿。对于这所世界著名军校，我们不能忘记，也绝对不应该忘记。于是，在这个似乎是善于忘却的年代，一份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因为，我在广州。

因为，我曾经是一名陆军军官。

我在收藏黄埔。我在守望着黄埔。当年黄埔今安在？早在1938年它就被日本鬼子的炸弹变成了废墟。如今那里只是一栋按图复原的新的建筑，除了些复制的器具和照片，可说一空如洗。真正的黄埔，是那些凤毛麟角般尚存于世的当年遗物。这种已被冠以文物名称的东西，只在博物馆里，或星散于极少数人的手中。其中的一个部分，就自成体系地到了在下的手中。

十年以来，在华夏，在南国，有一个我在孜孜以求地寻觅黄埔。于我来说，这是一项人生的工程，它出于一种由衷的情愫。我也算得举国的收藏爱好者中的一个，但蓦然回头我吃惊地发现，这号称的7000万大军中，黄埔收藏作为专题几乎无人涉猎，环顾海内外，称得上“家”的更是一个也无。原因所在，首先是黄埔特别是早期黄埔能留到今天的东西太少太少，即便这方面最权威的北京军博和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甚至包括拥有黄埔顶尖藏品的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这类东西也是稀寥可数，于是就算有心者也难免面对这样的境地：一个是藏品的体量远远不够，再一个是手中完全没有精品。这就决定了不成气候。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大多的人们自身的“道行”不够。无心者特别是无识者无缘。对于黄埔，那可先得做到“一读骚经一肃然”。秋瑾有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我觉得，这就是浸淫在收藏中的我。但“收藏”二字又何能足以涵盖全部。我搜求上下找到它们，又有多少个静静的夜晚，我在和它们默默对话。它们是真的历史，它们也就会真的说话。我相信，它们最终会大声的，对着所有的、认同“中国”这个字眼的中国人说话。

其实我也是在以我的方式说话。我这就先要大声告知大家：黄埔已与我们渐行渐远。并且，黄埔正在加速退出当今历史。在台湾，历来秉承黄埔纯正血脉的那座军校的面目已经全然模糊，曾经折腾的“台独”分子在前些年提出“去中国化”以后，近乎疯狂地铲除着各种中国印记，还公然打出了更为具体的、也更具实质性的“去黄埔化”；重新登台的国民党新生代那闪烁容颜令人难释如此心

怀：庙堂尚在神已走远，黄埔遗脉气若游丝。而在大陆，即便是当年最后的最年轻的黄埔学生们，也都已进入垂暮之年，如同被宣告“功能性灭绝”的珍贵物种，他们正无可挽回地融向历史，曾经活跃于各地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就要变成一个历史名词……

世将无黄埔矣。

此刻，在这个静静的冬夜，在开始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面对眼前这些跟我说话的文物，我无语凝噎……

然而黄埔终将要完成自己的涅槃。由此它将拥有一段完全的历史。它也将由此定格，开始凝固，最终物化。它将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河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最后地定格在不才如我的手掌中。

那么，如果，您知道黄埔；如果，您想知道黄埔；如果，您想真切地看看黄埔……

请跟我来。

谨以此书，献给逝去的以及在世的黄埔师生，献给我所在的这座黄埔的母亲城，献给隔绝着又连接着两岸的台湾海峡。

开篇：以血洒红花 一盆育黄埔

——一只黄埔军校“司母戊鼎”的世纪归程

2007年12月19日晚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时刻。我如惯常打开电脑，开始漫不经心的黄埔遗物的搜索。这一回，我刻意换了一个别字：“浦”。只见，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了——“发一个黄浦军校的纪念花盆(可转让)”。发帖人是一个叫“神雕侠侣”的，发布时间是2005年10月31日。带着仍旧的不经意和参半的疑惑打开一看，我基本上叫做傻眼了。我的电脑往往显示不了人家的贴图，而这次真的争气，一连串全方位的拍摄，看得那叫一个真切。我的脑袋被血胀得嗡嗡直响：这是黄埔的一件顶级文物！它在哪里？它还在吗？巨大的沮丧随之袭上心头：两年多了，我早干什么去了，这千载难逢的宝物肯定早已花落别家，不知所终……

怀着卑怯而无望的心思，试着拨了“神雕侠侣”留在帖子上的一个手机号码。真通了，是个开古玩瓷器店的姓王的宁波商家。果不其然：早都卖啦，两三年啦。第一次通话如想象中绝望地结束。当夜基本无眠，决定无论如何次日再打个追踪电话。遇这“神雕侠侣”真是有德之人，十分耐烦，来路和下落说得明白：它是三年前国外流回的东西（问哪个国家？答曰实在说不上来随口乱说一个也不好），一个专做海外瓷器营生的上海人弄到，转手经宁波一个古玩商卖给此位“神雕侠侣”，其时国外寄来的外文包装皮还在，发出那个“黄浦”帖后不久就两万多连原包装让给了山东淄博的“古玩江

湖”(此位也是那一大串古瓷行内跟帖赞美者中的一个,而很有价值的包装皮也就在他这里失落江湖),眼下东西已到了福州古玩城的“开心堂”一个姓陈的老板手里,并说有此人电话号码只是不在手边,让我晚饭后再通话一次。果然是个侠侣,我衷心感谢满怀期待。听听这些堂口,都是些玩瓷的高人(“神雕侠侣”名下被冠以近代民国瓷之“顶级专家”),又同在一个圈里声气相通,对此物都一致予以了民国精品瓷的确切定位和相应待遇,但是对于黄埔这个概念,基本上属于“棒槌”。接下来,如此这般联系上了福州的陈老板,按“神雕侠侣”的嘱咐我须客气地称他“陈总”。这位一开言我一股暖流冲上心头。他说他正欲出掉此盆,因为他准备清场而专玩三代瓷器,接着说到有一位报社的人物已打探多次正在磨价。事急矣!慌忙讨价还价一番,说定4万。在我看来,这个数他绝对是卖“漏”了,因为这是我无论如何志在必得之物。惟恐有变,第二天我即打去1.5万定金,几天里忙着找过去的部下借钱。12月25日,飞赴福州。

现在,让我们好好端详一下,这个绝对的国家级的宝物:

外径37.5厘米,高28厘米,是一件大器,直如一尊画缸。纯净肥厚的甜白地,釉下黑字略加红彩描金,景德镇窑口的一眼货。



黄埔军校筹备之际专门订制的礼庆之物——纪念花盆正面:孙文校训



黄埔军校存世文物中的“司母戊鼎”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纪念花盆背面：陆军军官学校校歌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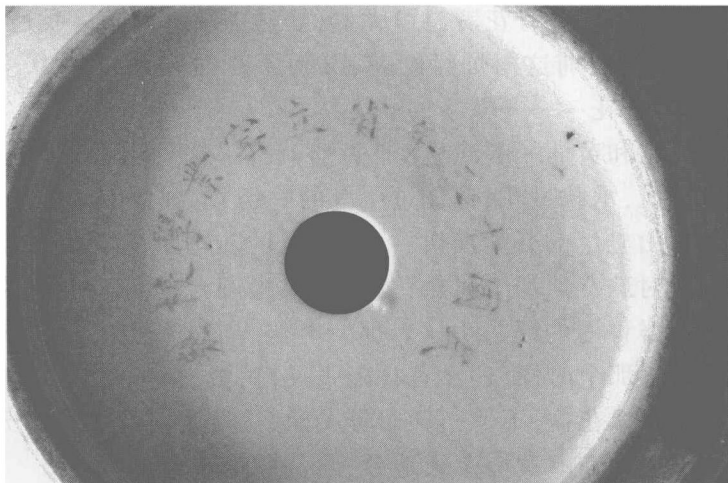
正面，交叉的党旗国旗的官家标准图案，工楷大书“和平奋斗救中国”，下书一行“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和篆书红印，再下是中山先生“校训”全文。

背面，一排隶书大字令人心旌摇荡：“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纪念”，其下竖书“陆军军官学校校歌”全文。

盆沿作十二瓣凸起绘描金勾连纹，盆内下部规整露胎，满釉的盆底环列金水楷书：“民国十三年省立窑业学校制。”

这件物品，沉重坠手，弹之嗡嗡如同洪钟，完美明净又似刚出窑一般。所有的信息精准无误：最早被认为的校训不光是“亲爱精诚”，还有正面这篇“黄埔军官学校训词”，以后更演进为“国歌”。最早的校歌也不是“怒潮澎湃党旗飞舞”，正是背面这首戴季陶所作的“莘莘学子”，从这只盆所见，原始开篇应为“军事学子”，并且不止四段而为五段，多出原第四段歌词如曰：“纪律神圣，重于生命，服从遵守，革命军人本性。”这首原词不见经传，此物的现身填了一个史料空白。可以判定：这是黄埔筹备之际，那个专门的筹备委员会从江西定制的礼庆物品。因为当时赣省是孙传芳的地盘，连从这里招生都只能暗为，属地决无何人有何可能去庆祝或纪念什么黄埔；即使广东内部，各方对这所军校多怀鬼胎，只有覬觎何来庆贺

(贺礼的东西也自有行文的路数),这类槛外之人又何知什么校训,特别是根本就未发布使用过的原始校歌,设其自置或受赠则更无来由:您家的什么校训何事供在某的厅堂?加之此物是皇皇官府气貌,决非一般授受如“某兄雅玩”可比。所以,这只花盆的物主,只能是黄埔自己,而且只能是黄埔校方,又而且也只适合摆放于黄埔校内。款识上的那所窑业学校位于江西波阳,基地则在景德镇,堪为此际的“官窑”,在当时那种奇特的既割据又相安而且该二孙两方关系倒还不恶的政治背景下,这当是一桩“公事公办”往来的产物。还能看出,有关要求肯定是主人方事先提供而制作方照猫画虎,是故有一个字错得离谱:“咨尔多士”,成了“咨尔多柒”,因为随手写的“士”和“七”太容易相混了,这首日后妇孺皆知的国歌那一刻尚无人认得,书法着实不俗的画工又聪明过头,便兀自来了个大写。此一误处反倒印证了史实的正确。如许,即使单从美瓷美器的角度,这件东西也属同类极品无可挑剔,而况如此明确的纪念与纪年主题,如此富有价值并且熔于一炉的信息,在黄埔军校的收藏中绝无仅有。它就是一尊黄埔军校存世文物中的“司母戊鼎”。经手的庄家都有一个判断:这般下工夫的东西不可能批量生产,原物应为一对,此为硕果仅存。今天,终于,它在阅世 83 年有半又长相游历海



陆军军官
学校成立
纪念底面

内外之后,再次回到老家,诚可谓得其所哉。迎到此物,还在暗自惊怵:好险!假如我不突发奇想打了那个“浦”字,假如碰到的不是一位侠士而这位大侠又几年没换电话号码,假如我不是在货主正要清场别人下手之前赶上,假如此物不是只在小圈子内打转而这些上家儿又只沉迷于专业全然无趣于黄埔,再假如不是那个只能用百度搜到的帖子幸未被人删除又幸未被更多的人发现,或者那天见了帖子而碰上“您所在的用户组不能下载附件”,一切的一切都将会另当别论。我只能深深感叹:这是天意!而仅此一件,便足以抵得我的全部收藏,亦足以令我快慰平生。

等因奉此,本书特以这一黄埔军校的最早的、又是本人收藏的最后的珍贵文物,领衔开篇——

“碾冰为土玉为盆。”这是一只黄埔军校留传到今的孤品花盆。它的真正价值,当然不应仅仅以一只花盆的器物概念来作判定。然而令人称绝的,恰恰又在于,它是一只花盆。

有识者深晓:“花”,是黄埔的一个重要意念。“以血洒花,以校作家”,是黄埔诞生之际的鲜明告白(亦恰是此盆上的鲜明印记)。血者,先烈之血;花者,主义之花。故而“血花”,即为黄埔的著名的当家品牌。血花剧社,血花杂志,血花书社,血花世界,在那个年月里尽展风采。有花者岂可无盆,好盆中绽放好花。我道是先有盆而后有花,黄埔这树灿烂红花,又何不正是在此一盆中,孕育,发芽,长叶,开花……

它和黄埔一起诞生。有黄埔就有了这只花盆。它,这只花盆,见证过血,承载过花,见证过所有的一切,承载过一切的所有。它聆听过中山先生的开学演讲。它看见过“陆军军官学校”的牌匾挂上校门面对珠江。那个时候,列队通过检阅台的黄埔一期的名将们,还是一群青涩的毛头小伙。那个时候,周恩来还在欧洲,蒋校长倜傥鹰扬。那个时候,还没有林彪张灵甫,更没有许光达廖耀湘……

一只花盆,不,一只“司母戊鼎”。凝聚着黄埔全部历史,将和黄埔永远同在。黄埔参天地兮,此盆期垂永年。

徽 章 篇

